



# 1842: 林则徐的陇上行吟

□ 本报特约撰稿人 周奉真

林则徐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政治家、思想家和民族英雄。1840年林则徐因广州禁烟事件遭构陷入狱，次年被道光帝敕令“从重发往伊犁，效力赎罪”。1842年7月，这位戴罪谪臣在儿子林聪彝、林拱枢的护持下，自西安启程，踏上了横跨陇右的谪戍之路。林则徐从泾川入境甘肃，经平凉、定西、兰州，穿越河西走廊，最终于9月望日抵达星星峡，入新疆，全程逾两千余里，耗时两月有余。

陇右大地的苍茫山水，似乎为林则徐这段旅程提供了沉淀心绪的绝佳场域。据文献记载，林则徐在此期间共写诗16首，从其在陇上行吟的诗歌中，我们可管窥到这位被称为“近代中国睁眼看世界第一人”在谪戍途中的精神世界。



林则徐(本版图片均为资料图)

## 初入甘境

当林则徐到达雄伟俊秀的崆峒山下白水驿时，接到家书，得知儿子林聪彝喜得长子，他写下了《次白水驿得家书，彝儿举一男，余初得孙，诗以志喜》：

仳离家室寄长安，闻苗孙枝稍自宽。  
摆杖子能供啜菽，持门妇恰报征兰。  
见儿作父吾知老，待汝成人古已难。  
正向崆峒倚长剑，咳名频展贺书看。

一封家书穿越千里烟尘，轻轻落在谪臣的手上。林则徐谪途得孙的狂喜，在“闻苗孙枝”四字间蓬勃舒展。这株新苗生长在贬谪的苦土上，却用啼哭驱散了边塞的孤寒，让“稍自宽”的喟叹里渗出生命的甘甜。当“见儿作父”的惊觉叩击心扉，老年灯火下浮现的不仅是祖孙三代的更迭图卷，更是千年儒生永恒的生命焦虑。但戍边者的佩剑始终悬在诗行之外，他将眼神投向崆峒山脉的苍茫，为小孙子起名“贺崆”。报国长剑与腾膝温情在纸笺间反复拉锯，最终化作“频展贺书”这个无限温柔的动作。每一道褶皱里都藏着未言明的牵挂，每一处墨痕中皆凝着放不下的山河。谪臣的眼泪与祖父的微笑，在西北的风沙里酿成琥珀，封存着儒家士大夫最动人的精神图谱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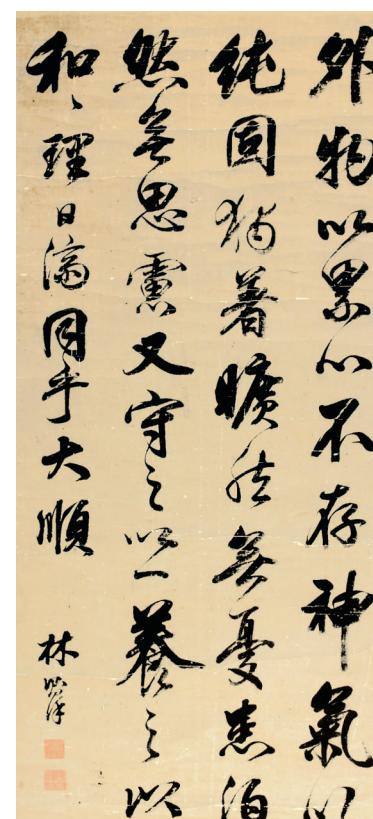
也是在平凉，林则徐收到来自家乡福建侯官知县王益谦（字仲山）的赠诗，这成为他谪贬途中一抹温暖的亮色，也催生了《和王仲山司

马见赠原韵》两首饱含深情的诗作：

其一  
昔时蛮徼惊神漠，收取馀皇不得呼。  
旋拟阶前舞千羽，翻闻海上失蓬壶。  
诸天孰使狂魔伏，历劫滋惭老衲枯。  
西去逢君羨归计，循陔正写树萱图。

其二  
繁维曾与永今朝，高论空嗟望古遥。  
目断天南新露布，心悲岭表旧云韶。  
才微早与官俱退，愁重翻教酒易消。  
别后诗篇频却寄，便如老杜赠韦迢。

在平凉驿道的黄沙里，五六十岁的林则徐在颠簸中接过了福建侯官知县王益谦的赠诗。当信笺在膝头展开的刹那，东南沿海的硝烟与西北荒原的朔风，在诗行间完成了一次宿命般的对话。两首诗构成了完整的心理图式：第一首是精神困境的呈现，第二首则是突围路径的探寻。林则徐在诗学传统中找到了超越现实困境的支点，当他将王益谦比作韦迢时，实质上是在重新确认士大夫阶层的价值认同。在平凉古道的漫天风沙里，两封诗笺的往返完成了一场隐秘的精神仪式。林则徐用七律的平仄对抗着命运的颠簸，将政治失意转化为诗性的永恒。这让我们想起苏东坡在黄州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，想起韩愈在潮州的《祭鳄鱼文》——中国贬谪文学的精神谱系中，永远回荡着这种将现实苦难淬炼为艺术永恒的铿锵之声。



林则徐墨宝 武威市博物馆藏

## 高吟雄关

八月二十二日，林则徐继续西行，陪同他走了近一个月的故人陈德培，送至四十里铺东返，双方依依告别。九月八日，林则徐到嘉峪关，写下了著名的《出嘉峪关感赋》四首：

其一  
严关百尺界天西，万里征人驻马蹄。  
飞阁遥连秦树直，缘垣斜压陇云低。  
天山巉削摩肩立，瀚海苍茫入望迷。  
谁道崤函千古险，回看只见一丸泥。

其二  
东西尉候往来通，博望星槎笑凿空。  
塞下传笳歌敕勒，楼头倚剑接崆峒。  
长城饮马寒宵月，古戍盘雕大漠风。  
除是卢龙山海险，东南谁比此雄关！

其三  
敦煌旧塞委荒烟，今日阳关古酒泉。  
不比鸿沟分汉地，全收雁碛入遥天。  
威宣武负陈尸后，疆拓匈奴断臂前。  
西域若非神武定，何时此地罢防边？

其四  
一骑才过即闻关，中原回首泪痕潸。  
弃繻人去谁能识，拔笔功成老亦还。  
夺得胭脂颜色淡，唱残杨柳鬢毛斑。  
我来别有征途感，不为衰龄盼赐环。

四首《出嘉峪关感赋》，恰似四枚嵌入边关青砖的铜钉，在历史的风沙中折射出别样的幽光。诗歌以“严关百尺”的雄浑意象开篇，却暗藏多重时空的折叠。张骞凿空的驼队、霍去病盘马的弯弓、班超投笔的霜鬓，这些历史剪影在“长城饮马寒宵月”的冷寂中渐次浮现。诗人将个人的谪戍之痛置于千年边塞史的坐标系中，使得“万里征人”的驻马回望，既是地理空间的丈量，也是文化血脉的寻根。“崤函千古险”化作“一丸泥”的视觉错位，折射的正是传统天下观在近代冲击下的微妙震颤。诗中“中原回首泪痕潸”的苍凉与“不为衰龄盼赐环”的决绝形成张力结构，恰似关城砖缝间倔强生长的芨芨草。在“夺得胭脂颜色淡”的隐喻里，我们既能看到左宗棠西征大军的先声，也能触摸到诗人对“和戎”政策的隐忧。这种复杂心绪在“塞下传笳歌敕勒”的胡风与“楼头倚剑接崆峒”的汉月之间反复激荡，最终凝结成“疆拓匈奴断臂前”的冷峻史识。

林则徐对西域地理的独特感知，构成了诗歌的深层肌理。“天山巉削摩肩立”的压迫感与“瀚海苍茫入望迷”的虚无感，共同编织出近代士大夫认知转型期的精神图景。当嘉峪关不再是“鸿沟分汉地”的界限，而是“全收雁碛入遥天”的枢纽，这种空间意识的嬗变，已然预告着左宗棠“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”的近代地缘政治思维。诗歌结尾“我来别有征途感”的自陈，恰似关城谯楼上的刁斗，在苍茫暮色中叩击着社会转型的晨钟。

在“博望星槎笑凿空”的解构性书写中，在“古戍盘雕大漠风”的生态凝视里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传统边塞诗的余响，更是一个先知先觉者站在文明断裂带上的沉思。这种沉思，如同祁连雪水渗入戈壁，在看似干涸的沙砾下滋养着新的文化根基。当二十世纪西域的考察家们踏着林则徐的足迹

西行时，历史已为这组诗写下了最厚重的注脚。

到达玉门时，林则徐收到了已先到伊犁效力的抗英英雄邓廷桢的来信，林则徐阅读后赋《将出玉关得赠筠翁前辈自伊犁来书，赋此却寄》诗二首：

其一  
与公踪迹渐从骏，绝塞仍期促膝谈。  
他日韩非渐共传，即今弥勒笑同龛。  
扬沙瀚海行犹滞，嘘雪穹庐味早谙。  
知是旷怀能作达，只愁烽火照江南。

其二  
公比鯤生长十年，鬓须犹喜未皤然。  
细书想见眸双炯，故纸难抛手一编。  
就屋先教颂次道，携儿也许学斜川。  
中原果得销金革，两叟何妨老戍边。

林则徐于道光二十二年的深秋展读邓廷桢自伊犁寄来的信时，两位谪戍大臣的命运轨迹在戈壁深处交汇。这两首酬答之作，恰似西行路上迸射的星火，将中国士大夫精神中最璀璨的光谱投射在苍茫的塞外。

诗行中流淌着传统文人的生命美学。“与公踪迹渐从骏，绝塞仍期促膝谈”，是谪戍者的身份转换，这并非没有消解诗人的精神气度，反而在“绝塞仍期促膝谈”的期许中，完成了从庙堂重臣到江湖知己的身份重构。他们以韩非入秦的典故自况，用弥勒同龛的佛家隐喻，在荒寒绝域构建起超越现实困境的精神道场。家国忧思始终是贯穿诗脉的潜流，在“扬沙瀚海”的困顿与“嘘雪穹庐”的苦寒于诗行中次第展开时，诗人笔锋陡转，直指江南烽火。更具现代性启示的是“两叟何妨老戍边”的宣言——将个体命运主动嵌入国家安全的宏大叙事，展现出近代转型期知识分子的责任自觉。当林则徐在红柳河畔的星光下西行，诗歌早已成为承载士人精神的诺亚方舟。两封穿越流沙的诗简，丈量着从玉门到伊犁的精神海拔。在近代中国遭遇三千年未有变局的前夜，两位清廷曾经的重臣，诗歌酬唱的不仅是个体命运的互文，更是传统士大夫精神向近代知识分子转型的鲜活标本。他们用诗歌浇筑的精神界碑，至今仍在戈壁的风沙中昭示着士人的责任与担当。

林则徐1842年秋在陇上的行吟，是其人生别样的篇章。9月11日，他自玉门启程，沿河西走廊继续西行，穿越红柳河、星星峡，踏入新疆地界。在这段戈壁孤旅中，林则徐以诗笔记录了“沙砾当途太不平”的艰险，更在《赴戍登程口占示家人》中写下“苟利国家生死以”的千古绝唱。行经凉州、肃州时，他仍不忘考察屯田水利，绘制《西域屯田水利略》，将流放之途化作经世治疆的考察之旅。其诗作交织着“关山万里残宵梦”的苍凉与“但持冰心谢羌胡”的孤贞，在“大漠孤烟直”的雄浑图景里，投射出传统士大夫“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”的精神品格。

这段万里风尘不仅锤炼出“西域遍行三万里”的壮游奇迹，更让林则徐完成了从封疆大吏到民族精神象征的涅槃，其陇右诗篇遂成晚清边塞诗的绝响。

## 盘桓兰州

两首留别诗，不仅是兰山书院里的文酒酬唱，更是林则徐的心史。赠别诗特有的温厚语脉下，奔涌着惊心动魄的时代潜流。一百多年后读这些诗句，依然能触摸到文字深处灼热的温度。林则徐在黄河岸边的这次文化停驻，无意间完成了中国士大夫精神的最后造像——既有岳武穆“收拾旧山河”的壮怀，又带着东坡“一蓑烟雨”的旷达。当近代化的惊涛拍碎传统士人的精神舢舨，这些诗稿便成了飘摇时代最动人的心灵锚地，见证着最后一代儒臣在历史夹缝中的璀璨燃烧。

道光二十二年孟秋八月初四，林则徐又应甘肃布政使程德润（字玉樵，号问轩）之邀，于藩署后园“若已有园”雅集盛会。程德润即席赋诗相赠，林公感其盛情，依原韵酬和《程玉樵方伯（德润）饯予至兰州藩廨之若已有园，次韵奉谢》七律二章。此唱见证了封疆大吏间的君子之交和文人唱和的情趣：

其一  
短辕西去笑羁臣，将出阳关有故人。  
坐我名园觞咏乐，倾来佳酝色香陈。  
开轩观稼知丰岁，激水浇花绚古春。  
不问官私皆护惜，平泉一记义标新。

其二  
我无长策靖蛮氛，愧说楼船练水军。  
闻道狼贪今渐戢，须防蚕食念犹纷。  
白头合对天山雪，赤手谁摩岭海云。  
多谢新诗赠珠玉，难禁伤别杜司勋。

甘肃布政使程德润署后园里，两位旧友疆臣临轩对坐，案头酒盏却漾着江南文人的疏朗气韵。林则徐的诗里翻出杜牧伤别的典故，眼角细纹却浸着欣慰。他们在“护惜平泉”的唱和中达成某种默契：封疆大吏的君子之交，原不必拘泥俗世迎送之礼。后章忽转沉郁，酒盏里倒映着珠江口的烽烟。林公自嘲“赤手摩云”，却在“天山雪”的意象里暗藏玄机——此去伊犁虽似流放，实则续写屯田安边的壮心。

## 赏月凉州

其一  
送我西凉淡日程，自驱薄笨短辕轻。  
高谈痛饮同西笑，切愤沉吟似《北征》。  
小丑跳梁谁殄灭，中原揽辔望澄清。  
关山万里残宵梦，犹听江东战鼓声。

其二  
银汉冰轮挂碧虚，清光共挹广寒居。  
玉门杨柳听羌笛，金碗葡萄漾曲车。  
临贺杨凭休累客，惠州昙秀许传书。  
羁怀却比秋云淡，天外无心任卷舒。

其三  
也觉霜华鬓影侵，知君关陇历岖嵚。  
纵然鸡肋空餘味，莫使龙泉减壮心。  
晚嫁不愁倾国老，卑栖聊当入山深。

仇香岂是鷹鹯性，奋翼天衢有震音。

这位因虎门销烟而名震寰宇的钦差大臣，此刻以戴罪之身跋涉河西；而安定县主簿陈德培七载沉浮的仕途，恰似陇右山峦般崎岖难行。四章和诗在霜天晓月中诞生，既非寻常的应酬唱和，亦非简单的身世之叹，而是在历史褶皱处展开的士人精神图卷。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命运共鸣，构成了诗章的情感底色。

当林则徐在西行路上回望中原时，那些洒落在陇右的诗行，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。这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心灵温度与精神高度，恰似祁连雪峰上的明月，永远照耀着后来者的精神探索之路。

在兰州，林则徐遇到了七年前已踏入陇右的陈德培（字子茂），他们是朋友，他乡遇故人，分外亲切。早在林则徐到达安定（今定西）时，时任甘肃安定县主簿的陈德培就曾前往迎接，陪同林则徐到达兰州，现又从兰州一路护送至武威，恰逢中秋佳节，二人赏月叙旧，互相唱和。林则徐有诗《子茂薄君自兰泉送余至凉州，且赋七律四章赠行，次韵奉答》：

其一  
弃璞何须惜卞和，门庭转喜雀堪罗。  
频搔白发嘶衰病，犹剩丹心耐折磨。  
忆昔逢君怜宦薄，而今依旧患才多。  
鸾凤枳棘无栖处，七载蹉跎奈尔何。

当林则徐在西行路上回望中原时，那些洒落在陇右的诗行，早已超越了具体的历史语境。这种在困境中依然保持的心灵温度与精神高度，恰似祁连雪峰上的明月，永远照耀着后来者的精神探索之路。